

阳台上的蟹脚兰

◇淇滨区 李艾叶

阳台的一角，凌乱地摆放着几个花盆。靠着墙角的蟹脚兰在数九寒冬来临的时候意外地绽开一盆桃红的花，像一抹瑰丽的云霞，于萧条的窗外阴翳的冬里，勾勒出人间的四月芳菲。

母亲春节前在我这里小住了几日，匆匆地过来，只为给我送一只枕芯。去年六月末的一天，我偶尔在电话中说，不习惯现在丝绵枕芯，太软，早上醒过来，整个脑袋晕乎乎的，不清凉，很怀念小时候枕的绿豆皮枕芯。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整个夏天母亲都在找绿豆皮。她让门前卖豆芽的小贩们把绿豆皮给她攒着，一边晒，一边筛，一边继续攒。好不容易攒够了，因为一场病耽误了些日子，拖到冬天才给我送过来。

母亲做了一个白底红碎花的枕皮，连着夏天火热的太阳味道一起塞进枕套里，鼓鼓的，轻轻一碰，绿豆皮发出窸窣的声音。这声音是如此熟悉，好像母亲身上的味道。小时候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，母亲总会在这绿豆皮的窸窣窣窣中适时伸过手来，轻拍着我的脊背，哄我入睡。

母亲依然整日忙活，第一天就将厨房里积攒了一年的油垢清理了一遍，晚上煮粥的时候，我找不到小米，问母亲，她笑呵呵地拉开抽屉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码放得整整齐齐，“这是小米、绿豆、玉米面……”母亲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喜

悦里掩饰不住孩子般的得意和狡黠，亲昵地向我邀功。

我说，想起老家的甜米酒了。下班回来，就见厨房里雾气腾腾，新蒸好的糯米已经出笼。三天后，香甜糯软的米酒摆上了桌。一旁还有母亲自己做的豆腐乳，装在一个个小瓶里，“自己做的吃着放心。”

这七天，是我们娘儿俩十几年里待得最长的一次。孩子他爸说，好像我们把几年的话都攒在这几天里说完了。母亲像小孩一样，眼巴巴地盼着我下班，看见我就莫名地兴奋。

我们似乎都挺忙，忙工作，忙孩子，忙着把小日子过好；我们找理由，找借口，不肯答应母亲让我们回家的要求。我们对母亲琐碎的家事、喋喋不休的唠叨感到烦躁甚至厌烦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观察我们的脸色，在我们高兴的间隙插上一句半句。餐桌上，母亲总是坐在离厨房最近的位置，水烧开了，菜凉了再热一下，谁需要餐具或调料……站起来的总是她，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

几天后，蟹脚兰桃红的花朵开始凋谢，开过花的节枝开始发黄干枯，蔫头耷脑地垂着，原本坚挺的茎也开始佝偻了。突然觉得这蟹脚兰与母亲像极了，如同根基一样，耗尽生命，拼尽一身的力量，只为了静等花开的一刻。花开了，叶枯了，母亲也老了。

我爹的那些担心

◇旋木

我爹是个很有想象力的老头。

譬如，我们小区中心有株老旱柳，挂着园林局的牌子，显得像个被保护的珍稀物种。因为它具有的鲜明特征，我们常常约在那树下接头，干点交接小孩或者交接点卤菜之类的家常事儿。

某天，我爹对那株貌似枝繁叶茂的老柳进行了一番仔细观察，得出了树心很可能早已被蛀空的震撼性结论。打那以后，每当我即将穿越小区时，我爹都会怀疑那株老柳恰恰会在我经过的瞬间，不早不晚地倒下——于是，他放下正洗的碗，戴着皮护袖，急匆匆地从门里跳将出来，用很大的嗓门追着喊——别从柳树下走，绕着点……

除了那株在我爹看来随时会倒下的老树外，我上班还必须经过一段红砖砌起来的围墙。自从某天报上登出一则行人在砖墙下躲雨，被轰然倒塌的墙砸成一死两伤的消息之后，我爹他老人家就开始怀疑起这世界上所有的砖墙来。

尤其对我上班经过的那一段，他深表忧心。我笑话他胆小，不以为然地说，我总不能走到大马路中间吧？于是我爹退而恳求道——那下雨的时候，一定要和围墙保持适当的距离啊……

当报上又登出某地公交车爆炸的新闻，我爹开始担心起每一辆公交车的命运——幸而在这之后，单位忽然加了一辆从我家门口经过的班车。我爹明显地松了口气，拍着胸口——阿弥陀佛，班车好，班车好！但班车是有固定时间的，所以有时，当我没能赶上班车改乘公交时，我爹都会痛心无比——坐班车多好啊！班车安全！

有一回我气喘吁吁地赶上班车，发现我爹的身影在小区大门附近敏捷地闪过——这老头，今天一天心该放回肚里了吧。

我爹的担忧曾在某个冬天到达了峰值，那是前年暴雪期间——话说，那个冬天来得很是仓促，树叶们还没来及掉光，忽然又积了那么多

冰雪，负重的枝桠摇摇欲坠。在路上走着走着，前后左右会传来“咔嚓咔嚓”的惊险声效，然后，“轰”一声，一截树干从高处夹裹冰雪直直落下，在刚刚经过的路面，或者仅一步之遥的正前方。这种通常只在电影里出现的镜头让我爹心惊肉跳，直呼绿化树成了路上埋伏的杀手了。那年冬天，当我们再出门，我爹的大喇叭换词了——别从树下走，离树远点，再远点……

通常，屋顶上都会矗立着太阳能热水器，其实它们离我们是那么的遥不可及。然而，这也属于我爹担心的范畴之类。每当遇到刮大风的天气，我爹就会对它们的牢固性表示怀疑，在他的想象中，它们中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因为立场的不坚定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被狂风挪到了楼顶边缘，然后，咣当，哗啦，扑通，吧唧……以下的画面，请各位自行启动想象力。

在我爹眼里，到处埋伏着凶险。但其实，我比我爹也好不到哪儿去。

走在路上，我闺女喜欢一蹦一蹦跳到井盖上，我会慌着提醒她：也许有个井盖被撬动了没盖严，也许干脆哪一个井盖被偷了，只剩下黑糊糊的大洞口。这是一个井盖引发的啰嗦，我不断叮嘱，走路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看着路，一定不能分神……然而，在我的唠叨声里，她已经不耐烦地跳出去老远了。

她练琴，三分钟不到，就说要去解大便，解完大便回来又说肚子饿了，等窸窣窣吃完喝完，把闹钟拿给我看，说练琴时间已经结束了，我禁不住口吐白沫：你这样子长大了怎么办！以后找不到工作，最起码你还可以教人弹琴！可你现在什么都不会！她无辜地看着我，而我只恨她不能理解一颗母亲的心，对未来，她有多么的茫然和担心。

博友老思说，为人父母所有的不安全感，其实都出自于爱。因为爱，那些不安全因素在想象里被不断地放大。

这也是以爱之名，薪火相传，我们生命里始终不能痊愈的强迫症吧？

登牟山

◇牛军旗

深雪人踪稀，
劲草风中立。
淇水蜿蜒流，
长城述今昔。
雾锁玉皇顶，
云袅山长脊。
鸡冠昂首俏，
美景溢越地。

爱的代驾

◇山城区 张同森

打小就立志做个文艺青年的我，刚工作那阵子不喝酒，喝点啤的也咬牙切齿，好像对酒怀有深仇大恨一般。奈何“十年磨一虫”，架不住老有人在耳边念叨“斗酒诗百篇”，如今这诗没怎么写成，“酒瘾”却长了不少。

让男人上瘾的，除了酒，还有车。于是前年先斩后奏把“森雅”开回了家，亲昵唤之“小雅”。买回来后才知，敢情这酒和车如同鱼和熊掌一样，是“不可得兼”的，弄得一帮朋友“酒愤填膺”，纷纷谴责我见车忘友，到了过年时更尴尬，亲戚来了“醉不成欢惨将别”、“往往取酒还独倾”。

有困难，找老婆。妻听后两道蛾眉蹙得像麻花：这忙我可帮不了你，喝酒咱不会，开车咱不学。我追问“为什么不学？”妻怯生生回答：“听说教练都凶得很，我怕挨他们骂。”妻说的是实话，她性格内向，连跟我吵架声音都像蚊子哼哼。

找到了症结所在，我便对症下药，学校的操场宽广平坦，周末假日就成了我们最好的练车场。为了全真模拟，我找来了四根竹竿，用胶布缠上红白相间的纸，再用砖头把它们固定在地上，嘿，你说说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虽然我这教练陪练陪笑当得甚是窝囊，学员还常常以罢学相要挟，但只要她不捡地上的砖头像砸专家那样砸我，什么憋屈我都可以忍受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“家庭”培训，妻子起步、停车、倒杆、移库都轻车熟路了，我趁热打铁亲自到驾校为她报了名，由于妻子基础打得扎实，半年后便顺利拿到了驾照。

贤妻加爱车让我于酒席间体会到了旁人难得的轻松：需喝酒时便请老婆出山掌舵，不想喝时便以开车婉拒，进退从容。今年回老家过年，初二两个妹妹、妹夫全到齐了，我们猜拳行令觥筹交错，喝得特别尽兴，我也仿佛又回到了几前了无牵挂的无车时光。妹妹夫走后，妻子开着车，我则坐在后面吃着水果醒酒，说说笑笑回到了我们在城里的家。娶一个老婆附赠一个私人司机，这便宜我可占大发了！

娇妻上马，爱的代驾，亦车亦酒，内儒外侠，社会融洽。今把我的过年喝酒秘笈拿出，只与《淇河晨报》读者分享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淇河绿竹

◇淇滨区 牛章文

这片绿竹
是几年前落户这里的
它们默默地守在这里
守着这条河和它脚下的土地
从它们清瘦斑驳的身影中
我感受到了它们经历的磨难
岁月的沧桑

它们表情内敛，神态高雅
在阳光下，在风中
它们高高低低地起伏着
参差的影子随河水荡漾
河水再不能带走它们

它们沉默着
从不提及过去那些伤感的事情
从它们身上
我看到古淇河的影子
它们又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

征稿启事

看世间百态，品冷热人情，书人生感慨，写际遇无常，本版欢迎赐稿，散文、诗歌、小小说皆可。一经采用，即付稿酬。

投稿邮箱：
qhcb123@126.com，联系电话：
0392-2189922；也可寄至鹤壁市淇滨区华夏南路《淇河晨报》编辑部。